



R 人生感悟
 enshengganwu

识货的朋友

□高明昌

在半空停留,又立即俯冲,低头啄米。母亲喊着,切碎的菜叶也要吃一点的。

鸟儿们每天重复这样的情景。下雨天,它们干脆聚在二楼挑台的下面,像是一支整装待命的队伍。它们似乎还明白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,到了那里,一是少了跳跃的动作,二是坚决不拉屎,三是不再叽喳,偶尔有鸟儿憋不住发声,也是轻轻地、短短地吼一下。我看见过好几次,都是这个样子。我开门,它们全都转身看着我;我走过去,它们会迅速让出一块狭长的走路地带。我对母亲说,这群鸟儿,让母亲养得都有了人气味,却没有了野性。母亲说,有的,到夜里,它们全都回去的,不晓得在哪儿过夜,现在竹园很少

每次回老家,总看见场地里有鸟儿光顾。母亲说,鸟,比你还忙,一天里不晓得来多少趟,勤谨。是的,儿子不在身边,鸟儿们常在母亲眼前晃来荡去,多少能赶走一些她的孤独。鸟儿极识货,母亲出门了,它们退后一两米,让路让步;母亲去菜园,它们就跟在后面,走到田岸口停步看着;母亲回到场地,进了里屋,它们又来了,东张西望,伸颈探脖,叽叽喳喳,像是询问母亲,又像是讨要食物。那时,母亲真的从里屋出来,打开阳光房,右手朝外一抛,鸟儿们知道有食吃了,腾地起飞,

了。母亲真把它们看成了儿子,还念着冬天夜里发生的事,担心着它们的寒冷与寂寞。

想来想去,就是因为鸟儿的识货,才有了人类的相助。识货的朋友好处多。比如讨骂、讨打的事少发生了,被捉的危险系数减少了。我在平时生活中看见过许多动物都是如此。就说我家的老狗黑利,看见我回来是不叫的,且站立着,等我与它四目相望,几秒钟后才转身回屋,礼貌周至。到了吃饭时辰,见我拿饭过去,就立马起身相迎,再伸嘴到盆里。而且你给什么饭菜,它就吃什么,从不打翻食盆。黑利最可贵的是,它知道自己的活动区域,一旦感觉出圈了,就会缩回手脚,安心护家。犯了不是,你闹它,凶它,它不会朝你

吼声乱吠。这些表现,生活中有些人做到是有难度的。

黑利的识货超乎你的想象,宅后大河里的鱼也是,我们很少看见大草鱼会浮在水面,它们似乎知道人类捉鱼会抓大放小。你难得看见大草鱼在河里游动,它们就像一艘艘潜水艇,轻易不露出水面。我小时候在水桥边淘米,米泔水像一团白色牛奶在水里弥漫开,河里的鱼知道有东西吃,就过来了,那些都是小鱼。小鱼就是小朋友,大人手里有吃的东西,小朋友就一窝蜂跑过去抓抢吃食,与小鱼一模一样。假如小鱼的下面有一条大鱼,小鱼就会减少争抢的频率与动作,跟我们看见父母一样,我们只要看见父母怒睁的眼睛,紧闭的嘴唇,会马上不抢吃食,有时还假装客气。

我一直这样想,我们学做人,有时也要向动物看齐。鸡守时守信,一直不落下的打鸣是鸡与生俱来的习惯,到了傍晚,天要擦黑了,鸡就慢慢踱回家了,一个个钻进自己的鸡窝。出来觅食,到野外,到树下,走在前面的就是老母鸡、老公鸡,它们走在前,为的是尽量不带偏小鸡行走的方向,以防去而无用。

生活中许多人没有动物的气味,许多的动物反而有人的气味,这值得我们好好看一看、想一想、比一比。无论如何,在这个世界上,用动物的行为和人类的行为作比较,说明我们一些人做人做事有些丢三落四,缺少人样了,这个,真的需要我们警惕与思考,然后慢慢改进。

Z 哲理小品
 helixiaopin

海菜花

□金沙滩

广西南部的靖西一带,高山河谷水量充足。清澈的水中,潜藏着一种奇幻的植物,它用举止独特的行为迎来春天,上演一场与繁殖有关的仪式。

这种植物叫靖西海菜花,为中国特有的多年生沉水植物。靖西海菜花生长在水下,花朵也在水下孕育。但是,伴着春天的脚步,每天清晨,随着朝阳冉冉升起,靖西海菜花的螺旋形花茎把花朵托出水面,犹如出水芙蓉。白瓣黄蕊的花朵只有三片花瓣,看起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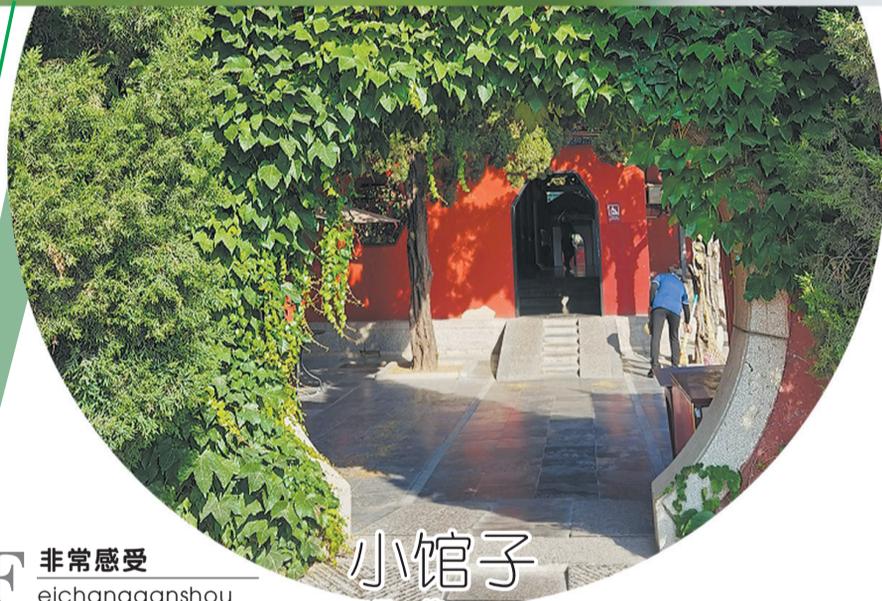
单薄素雅,但仰卧水面还是非常美丽的。当然,靖西海菜花出水不是为了炫耀美丽,而是让昆虫为它们授粉。由于花蜜的诱惑,各路昆虫纷至沓来,与绽放在水面上的花朵亲密接触、采食花粉。靖西海菜花如愿以偿。

黄昏,太阳落山,靖西海菜花似乎收到太阳的信号,又似乎完成了使命,花朵渐渐下沉到温暖的水底,孕育新的生命。

让美丽示人,悦己悦人,才会有人识,有人爱。



请本版图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

F 非常感受
 eichangganshou

小馆子

□马德

每去一地,我喜欢到当地的小馆子吃饭。

小馆子特别接地气,也有底蕴,往往还有一两种拿手美食,引得食客千里也要寻来。卓文君曾经当垆卖酒,想必也是小馆子,如此,方可见“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”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和那时还是女友的妻子常去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店吃炖鲫鱼。这店门脸不大,也就一间房子大小,细长,摆三四张桌子,收拾得利索干净。老板娘很年轻,一开口便像泉水叮咚,声音特别好听。当然了,印象最深的还是美食,鲫鱼烹制手法独家,通体酥软,肉质却不失筋道。小馆子见证了我

的爱情,留给我美好的回忆。

如今到北京,我总喜欢去一家老字号小馆子,铺面不大,但食材新鲜,配料独特,很吸引我。

西安有种美食叫葫芦头,当地朋友为了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吃上最地道的,专门把我们带到僻静小巷里一家铺面不大的馆子,七八张桌子,食客倒不少,在外面排着队。这道美食吃法有些类似于泡馍,只是不需要把馍掰得那么细碎,浇汤端来后,便见真正的主角葫芦头——猪大肠。加上足够的辣子,吃起来,肥而不腻,还是很有滋味的。同去的朋友风卷残云,便把一碗葫芦头吃完了,把我等正细嚼慢咽的一干人惊得目瞪口呆。他说:别笑话,我生性粗犷,不爱来温柔的。也是,在小馆子里吃饭,大可不必那么拘束。

我经常去本地的一家荞面馆,吃的时候还会观察一下别的食客,从他们的吃相中猜测一下个性。有的食客结伴而来,穿着工服,进来之后,先上几瓶啤酒,用牙咬开,“咕咚咕咚”喝下半瓶后,才开始叫吃的,通常是一大碗荞麦饸饹面、两个火烧,开心地聊着天。有的食客独自前来,只要一碗饸饹面,坐下就静静地等,面上来后就静静地吃,吃完后并不急着走,玩一会儿手机,夏天还会吹一会儿空调,听听周围人侃大山,然后悄然离去。

网上有句话叫“要经常上秤量一量,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”。于我,这样的小馆子,就是一杆秤,我经常去这样富有烟火气的地方,观察着生活,体验着生活,亦是提醒自己,要接地气,不可张狂。